



起一個「火塘」， 寄望「原住民文學」的持續發光

文／巴代 照片提供／林宜妙

原住民文學的漢語書寫，自1960年代陳英雄以《域外夢痕》書寫其原鄉記憶、婚姻習俗、宗教信仰並反應了那個年代部落的現況，開啟了由原住民第一人稱敘述觀點的文學作品。隨後接棒的作品，遲至1980年代後期到90年代，帶有濃厚社會運動色彩的原住民作家在極思如何延長街頭運動的戰線，進一步轉型成為更貼近族群靈魂的抗爭運動時，才又大量的出現具現代文學特質的書寫作品。這個時期，不同族群的作家無不緊守著自己的部落位置，藉著文學書寫，延續原住民社會運動的薪火，希冀取得更大的發言空間與詮

釋力量，卻也提供了世人進一步了解個別部落的特色。

這個時期在前行作家的努力下，又意外又似乎理所當然的啟迪了2000年之後原住民文學的另一段既熱鬧又充滿希望的時期，藉著文學獎的舉辦，發掘了不少頗令人期待的新世代作家，在出版環境愈見嚴苛的環境下堅持創作而各有所獲。成為原住民文學漢語書寫一股強勁的入伍梯隊，與前輩作家相互惕勵、輝映。另外，相關的文學評論與文學研究，亦伴隨著原住民文學作品的相繼出版，而在不同的研討會或論文期刊、文學活



台灣原住民族文學作家筆會會員及來賓共同見證歷史的一刻。

動中發表。其中，除了漢族朋友的投入，原住民族本身的學者如鄒族的浦忠成，泰雅族的瓦歷斯·諾幹，卑南族的孫大川、董恕明亦未缺席於原住民文學理論的建構工程行列。

在短短二十餘年間，這些努力成果儼然形成了一個「原住民文學」的專門領域，讓世人對台灣原住民社會，特別是文化精髓中那些不容易親臨體會或解讀的思想、情感與族群圖像，透過作家的文學作品，逐漸有了較清晰的形影，有了可描摹的線索；也使得世人想了解「部落」與「原住民都會經驗」不再是一件困難且挫折的事，對於相互了解進而發自內心的尊重文化差異，同位階的欣賞彼此的歧異，有了不同以往的助益。

這樣看似樂觀與具體的發展成果，令原住民作家們歡心但又免不了感到一股深深的焦慮，這些焦慮並不完全在於出版資源的匱乏與市場的侷限性等外在因素，而是憂心原住民作家在各自的書寫環境中，長期處在無資源、缺乏掌聲的單打獨鬥境況，可能喪失寫作熱情或為現實生活之困頓而停止創作。因此，經過幾年的醞釀、籌組，於2009年7月25日，假台北國際藝術村舉行「台灣原住民族文學作家筆會」的成立大會，邀集原住民文學創作者、原住民文學研究者以及關注、友善原住民文學發展的各界朋友一起參與。

透過鬆散、自在與依偎取暖為目的組織型態，每一、二年間出版一輯「台灣原住民文學選輯」，藉以落實原住民作家群盼望擁有屬於自己社群組織的願望，激勵原住民資深作家持續開創新題材，培育新進作家前仆後繼的投入創作行

列，維持台灣原住民文學的創作能量，整體提昇台灣原住民文學的質與量；期盼在艱鉅的出版環境中，在孤寂且漫長的創作路上獲得相互扶持、取暖、協助、惕勵的動力；為原住民族群留下可翻閱、參考、啟迪人心的文學作品，為台灣文學注入一股異質、優越、深耕本土的文學活水。

假定我們都同意，整個原住民社會是一個「大部落」，原住民文學應可視為某一個形式的「火種」，藉以延續整個族群文化、歷史、語言的活力與溫度；而所有興趣於原住民文學創作、原住民文學研究的作家與研究者，何嘗不是部落那些充滿活力與使命感的青年們；努力找尋像材薪（素材、題旨），巧思剪裁（創作）以符合保存火種的「火塘」需要，進而提供部落所需，或照映部落過往足跡，或引領部落的未來，無論嚴冬或暖春、安泰或動盪。

「台灣原住民族作家筆會」即是一個這樣的「火塘」，期待你我一起建立並祝福永遠存在，溫暖所有即將失溫的創作者，或惕勵所有即將進入創作領域的朋友。✎

本文作者

巴代

1962生，卑南族，專職作家。現任台灣原住民族文學作家筆會副會長，著有《笛鶴：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斯卡羅人》、《薑路》。

